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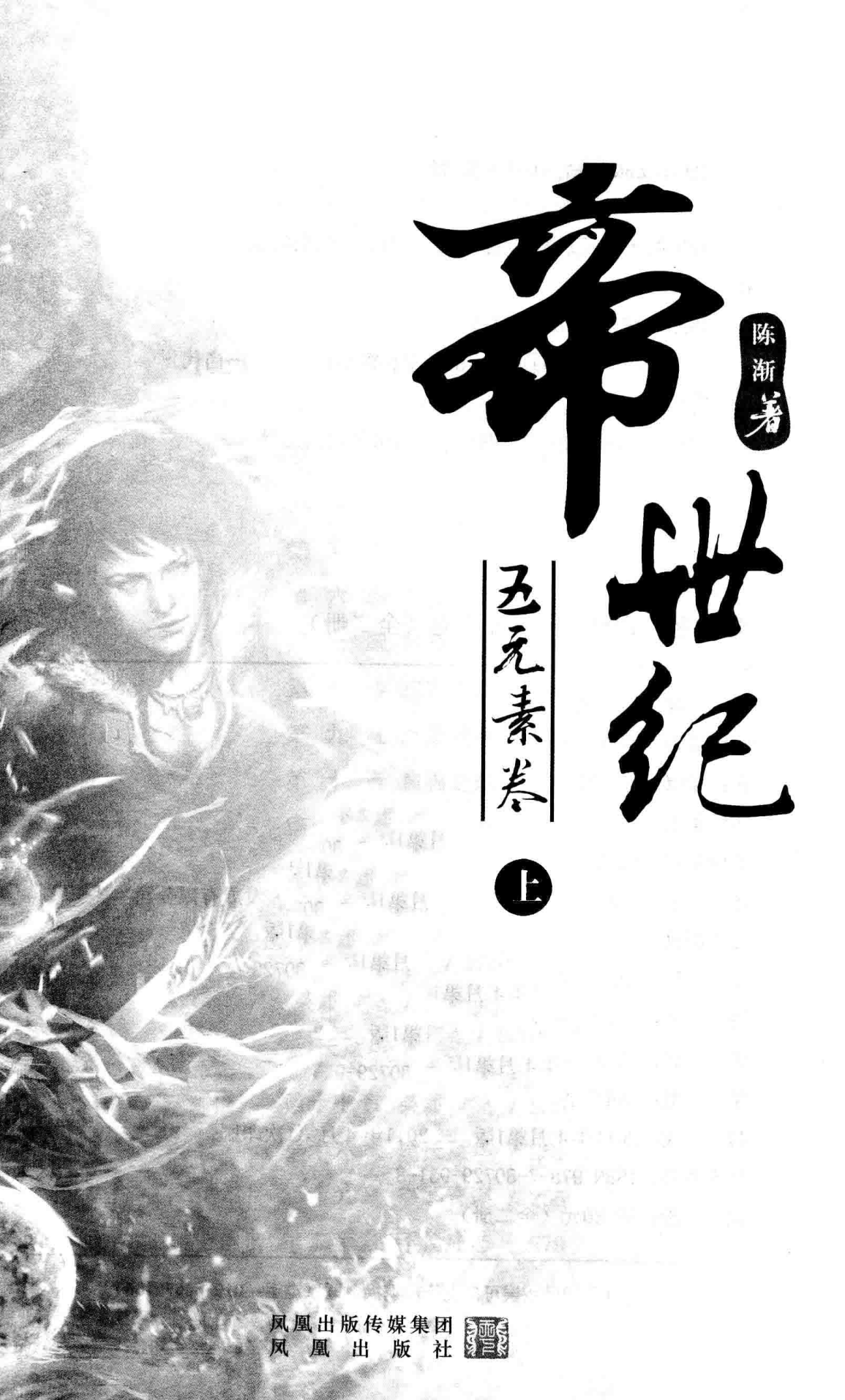
帝 世 紀

陈渐著

五元素卷

上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

帝 世 纪

陈渐著

五元素卷

上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帝世纪·五元素卷 / 陈渐著. —南京: 凤凰出版社, 2010. 10

ISBN 978-7-80729-931-8

I. ①帝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77209号

书 名: 帝世纪·五元素卷 (全二册)

著 者: 陈 渐

统筹策划: 精典博维

责任编辑: 陈 欣

特约策划: 史 翔
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出 品: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集团网址: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: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mm 1/16

印 张: 38.5

字 数: 564千字

版 次: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80729-931-8

定 价: 49.80元 (全二册)

(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, 联系电话: 010-58572106)

帝世紀

·五元素卷『上』

大荒之外，东海之隅，有空桑之岛，悬海外三百里。其木多桑、多棕、多竹箭。有兽焉，其状如豚而白毛，大如笄而黑端，名曰豪彘。毛如尖锥，中有激矢，以颈力震而射之，三丈外可洞木石。



【上】	第一章	空桑之岛	/ 003
	第二章	狂兽豪隼	/ 018
	第三章	苗帝玄黎	/ 036
	第四章	元素血脉	/ 050
	第五章	沧海大荒	/ 063
	第六章	少女甘棠	/ 078
	第七章	幽冥之羽	/ 092
	第八章	三帝奇刃	/ 105
	第九章	九黎遗民	/ 121
	第十章	黄夷之劫	/ 135
	第十一章	元素七劫	/ 149
	第十二章	青铜坟茔	/ 163
	第十三章	巫门圣女	/ 177
	第十四章	东岳之君	/ 189
	第十五章	元素之牢	/ 206
	第十六章	魔兽九婴	/ 221
	第十七章	英雄末路	/ 235
	第十八章	虞氏重华	/ 251
	第十九章	夺嗣奇谋	/ 265
	第二十章	不伦血恋	/ 279



【下】	第二十一章	生命种子	/ 307
	第二十二章	九地黄泉	/ 322
	第二十三章	杀戮之刃	/ 339
	第二十四章	猎者戎叶	/ 357
	第二十五章	名士苍舒	/ 378
	第二十六章	轩辕之丘	/ 393
	第二十七章	帝尧放勋	/ 405
	第二十八章	飞虎军团	/ 420
	第二十九章	娥皇女英	/ 433
	第三十章	豢龙之城	/ 447
	第三十一章	天莫阻我	/ 462
	第三十二章	对称之道	/ 481
	第三十三章	开明神兽	/ 496
	第三十四章	有剑玄黎	/ 510
	第三十五章	元素双修	/ 526
	第三十六章	四珥十巫	/ 540
	第三十七章	高阳之君	/ 555
	第三十八章	化身妖魅	/ 569
	第三十九章	珥门少珥	/ 582
	第四十章	地下封印	/ 594

帝世紀

·五元素卷『上』

大荒之外，东海之隅，有空桑之岛，悬海外三百里。其木多桑、多棕、多竹箭。有兽焉，其状如豚而白毛，大如笄而黑端，名曰豪彘。毛如尖锥，中有激矢，以颈力震而射之，三丈外可洞木石。

第一章

空桑之岛

碧空如洗，穹庐般覆盖着整片东海，碧蓝的琉璃之色宛若即将滴落下来。空桑岛上，空气清新、湿润，微微一提鼻子，就能吸进天空的一抹蔚蓝。

艾桑哼着远古的歌谣，一脸悠然地坐在岩礁上，赤脚打在海水之中，脚下波浪翻涌，轰然鸣响，雪白的泡沫飞溅而至，打湿了她白皙修长的小腿，也打湿了她雪白的丝衣。那丝衣湿漉漉地贴在身上，愈发显得少女的身躯玲珑有致，凹凸动人。

海天交接处，巨大的软骨翼鸟展开两丈长的巨翅，利箭般掠过海面，尖喙一插，叼起闪动着鳞甲的海鱼，展翅而去。

“艾桑，艾桑——”礁石外的沙滩上，两个赤足少年奔跑了过来，不过十六七岁的样子，一个面容黧黑，身板雄壮，裸露着胸膛，只是下身裹着一张虎皮；另一个身材修长，长相清俊，穿着一身棕线织就的衣袍。

艾桑回头瞥了一眼，不满道：“许地，让你和白苗去找少丘，怎地找了这么久，还是你们两个？”

那下身裹着虎皮的少年瞅了瞅同伴白苗，挠了挠头皮道：“这小王八蛋，不知跑到哪儿去了，我们跑了大半个时辰也没看见他的影儿。”

“哼，”艾桑不满道，“你们两个笨人，空桑岛就这么大，他还能躲

到哪里去？莫不成会跑进空桑之林？”

“艾桑，”白苗走上礁石，一眼瞥见她荡漾在海水中的白皙小脚，不禁一阵心慌意乱，错开眼神道，“找不到他也就是了，今天是冥羽的成人礼，即将进入空桑之林捕杀豪彘。生死难料，他想和你道个别，和一帮少年正在林外等着你呢！”

十六岁的少年在空桑部落中，已然成人。成人礼便是独自进入空桑之林，捕杀一头凶悍的豪彘，以豪彘之血献于巫觋的面前，然后由巫觋为其在额头涂上黄帝之印符图案。从此他就是部落中公认的勇士。

他们的同伴桑冥羽，昨天刚满十六岁，今日便迫不及待地提着弓箭与鱼骨刃，欲闯进空桑之林，履行成人礼。

艾桑知道成人礼对桑冥羽意味着什么，可是……她摇了摇头，起身站了起来：“走，我和你们一起去找少丘。”

“嘿！这个醉鬼！”许地喃喃骂道，“这小屁孩说不定又喝醉了，猫在哪个草窠里睡大觉呢！这小子每次考搏击术时倒数第一，捕杀凶兽时吓得屁滚尿流，偏生偷酒喝全岛第一！老子还整日沉浸在殴打他的快感中……”他晃晃大脑袋，悲哀地叹道：“老子上次喝酒距今整整三百一十二天了！”

艾桑怒道：“以后再敢欺负少丘小心我不理你们！”

“哼，想不被我欺负，手底下见真章。”许地哈哈笑道，“让他自己来打败我吧！”

“你明知道他体弱，不能习练搏击术……”艾桑气道。

“干我屁事。”许地翻着眼睛道。

白苗注视着艾桑飘舞的丝裙在海风中悠然荡起，露出纤美的长腿，胸口一滞，尴尬地转头望着许地笑道：“想起酒我也馋啊！我还不是跟你一样，嗯，还是去年巫谢大人主持祭天仪式结束之后，咱们趁人不注意，偷偷盛了一陶樽……”他望着艾桑道，“我就奇怪这事，艾桑你和少丘这小子整日在一块儿玩，他究竟怎生能弄到酒呢？我见他三天两头醉醺醺的。”

“就是啊！”许地口涎欲滴，嘿嘿笑道，“咱们空桑岛不产谷物，平

时采摘果子酿的酒只能用于祭天，都藏在巫觐神殿中。连我空桑部落的族君——你父亲想喝都不大容易，他凭什么能每天喝酒？”

“哇！”艾桑猛然惊醒，一拍手，“我知道他在哪儿啦！”

“在哪儿？”白苗和许地异口同声道。

“跟我来！”艾桑跳下岩石，赤脚上了沙滩，提着丝裙朝部落中飞奔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一起追了上去。

空桑部落群居于空桑岛西侧的崖岸之上，面向大海，族人的房舍连成一片，部落外围着大腿粗的木栅栏，以防野兽袭击。房舍大都是以桑木或竹树搭建，顶部翘起，以竹树为骨架，覆盖上厚厚的棕叶，最外层铺着贝壳、细沙、鱼胶与动物血混合而成的高强度墙皮，以防雨水冲刷，因此远远望去，部落的屋顶都是暗红色的。

只有巫觐的神殿除外。

巫觐者，人间界与神明沟通之巫师。女者曰巫，男者曰觐，因此世人分别称之为巫门和觐门。巫觐在部落中充任祭司，为族人祭祀、祈福、祛病、辟邪，地位尊崇无比，连族君都得礼敬七分，那神殿自然也是部落中最宏伟的建筑。

空桑部落的巫觐神殿位于部落的最中心，完全以条石砌成，高出周围的房舍一倍有余，顶部尖角斜着建起数丈高，直插天空，异常宏伟。空桑部落崇拜木神句芒，自称木元素系，木色尚青，因此神殿的墙皮里掺有树叶中捣炼出来的绿色汁液，一片青绿之色。

艾桑一路奔跑着，穿过重重的房舍，顺着以鹅卵石硬化的街巷直奔巫觐神殿而去。白苗皱眉道：“艾桑，你要去哪里？前面是巫觐神殿，大祭司巫谢正在主持祭祀礼……”

“跟我来就知道啦！”艾桑咯咯一笑，头也不回地往前跑。白苗、许地两人无奈，只得跟着。

白苗心中郁闷无比，桑冥羽是空桑岛的少年王，偏生和自己一样，对族君艾融危的女儿艾桑喜欢得如痴如狂。今日是桑冥羽进入空桑之林行成人礼的日子，这么重大的日子，他自然想让艾桑瞅着自己手提骨刃，雄赳赳跨入空桑之林的英雄场面，可是和一帮少年在林边左等右等，艾桑却迟

迟未来。

桑冥羽恼怒无比，派白苗和许地前去寻找她，结果两人找到了艾桑，艾桑却又让他们去找少丘，说要和少丘一起去观看桑冥羽的成人礼。

“少丘这小王八蛋，生来体弱，不能习练搏击术，甚至连捕猎都不会，只能做少年们嗤之以鼻的渔夫，乃是全部落少年的笑柄和出气筒，为何偏生艾桑——这个空桑部落的公主与他如此交好？”白苗心中哀叹，兼且愤怒，心道，逮住少丘，非海扁他一顿不可。

巫觋神殿外围是十多株巨大的榕树，构织成绵密的树阴，隔绝了部落中的尘嚣，内围却是数十亩粗大的竹树。竹树错落，毫无秩序。但有一次族君喝醉了酒，透露说，这片竹林其实是一种神秘的阵法，别看平时叩拜巫觋时毫无困难，一旦阵法发动，就能把成千上万人困在其中。族人听了咋舌不已，但族君酒醒之后后悔不已，连连打了自己个大嘴巴，又跑去神殿贡献三牲，祈祷巫谢谅解。从此，巫觋神殿，确切地说是巫谢，在族人的眼里更加神秘了。

三人悄悄钻进榕树林，东绕西绕，到了巫觋神殿前，却见竹林内的空地上，跪着近百名族人，一个个双手合十，闭目冥思。巫谢脸上覆盖着一张狰狞的青铜面具，头上插着灭蒙鸟的鸟尾，优美柔软的身姿正在翩翩起舞，嘴里念着古奥的巫卜之辞，声音尖利。

灭蒙鸟的尾羽分为赤、黄、青三色，是能分别代表火、土、木的颜色，因此以火神、土神和木神为图腾的部落，喜欢以之作为与诸神沟通的媒介，插在头顶。

“少丘在哪儿呢？”白苗道。

“嘘！”艾桑伸出指头示意他噤声，然后从神殿的后面绕过去，到了侧墙，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小心地望了望十余丈外正在祭祀的族人，抬头往天上望。

“看什么？没有鸟儿拉屎。”许地瓮声瓮气地道。

“闭嘴！”艾桑吓得脸色惨白，狠狠踢了许地一脚，喝道，“惊动了祭祀，小心巫谢大人抽你鞭子！”

许地身子一抖，想来没少吃过鞭子，登时不敢再言语。

三人一起抬头往天空望去，头顶是密密匝匝的榕树枝叶，气根纵横，几乎将天空遮蔽得密不透风。正观望间，却听啪嗒一声，一滴液体滴到了许地的脸上。

“嗯？”许地伸手一抹脸，只见手掌心湿嗒嗒的，又滑又黏，纳闷道，“什么东西？黏黏的，滑滑的，榕树的汁液么？不对啊！”

艾桑瞥了一眼，弯弯的眉毛一皱，低声道：“跟我来！”她竟然抓住一条竹竿粗细的气根，飞身攀上了榕树。

白苗吓了一跳：“喂，这里是神殿啊！被逮住是要重重惩罚的！”

许地哼道：“现在被逮住就不处罚了么？咱俩逃了，若是巫谢大人只逮住艾桑一个处罚，回头咋有脸见桑老大？”说完也抓住气根攀了上去。

白苗喃喃地道：“找少丘怎找到了树上？”无可奈何之下，他修长的身躯灵巧地跃上了榕树，竟是轻若狸猫。

三人心惊胆战，一步一惊地攀到了榕树上，望着脚下正在跪拜的族人和巫觋，不禁脊梁骨冒冷汗。巫觋神殿是什么地方？乃是部落中最神圣的所在！莫说攀爬神殿旁的大树，便是日常走进榕树林，也必须恭恭敬敬，不可喧哗，不可停留，不可四处观望。三人一旦被发现，纵使艾桑之父乃是族君，部落中的族长，也免不了受到惩罚。

白苗一边往上攀爬，一边心内后悔：我怎能如此违反族规……族里的少年们，仿佛仅我一人没受过惩戒啊！怎的艾桑一直在身边，我脑子全然糊涂了……“少丘！”正胡思乱想间，忽然头顶的艾桑轻轻喊了一声，白苗不禁一个激灵，急忙抬头往上看，顿时目瞪口呆。

只见十多丈的空中，榕树横着伸出一条粗大的枝杈，横在了巫觋神殿殿顶的上空。本来这树木爱如何生长便如何生长，植物天性，便是诸神也干涉不着，哪怕它将神殿屋顶捅个窟窿，巫谢也只有自认倒霉，再翻修翻修。

问题是，此时这条横伸的枝杈上，却正趴着个少年在呼呼大睡！

那少年穿着一身棕线衣袍，袍子上脏兮兮的，净是破洞，脚上穿着一双不知什么年月的鹿皮靴，靴头早已开了口，十根脚趾竟露出五六只。此

时，他正趴在榕树枝上面呼呼大睡，可能睡得太香，手脚都耷拉下来，软软地垂在空中，仿佛一条被拎着脖子四肢蹬直的小狗。偏生竟能趴得稳当无比，身子在树枝上摇晃，却硬是没有摔下去。

许地呆呆地瞅了半晌，喃喃道：“他嘴角那晶亮的是什么东西……”却勃然大怒，“是他的口涎！这小子喝醉啦，把口涎滴了老子一身！”

“他如何喝醉了？”底下的白苗还看不明白，诧异地道。

许地怒道：“你上来，你上来……老子算明白啦！为何我一年只能喝一次酒，整日馋得嘴里淡出个乌龟，这小王八蛋却三天两头醉醺醺的……你上来看看！”

白苗诧异无比，嗖的一声跃了上来，站在艾桑身边，探头一望，险些疯掉！

却见那少年趴在树枝上睡觉，晃晃悠悠地却不掉下去，原来身子底下，竟然有一根竹竿！

那竹竿显然经过了修整，光滑细长，足有十多丈长，如此长的竹竿，也真亏他能找得到，更奇的是，竹竿的另一头，径直将屋顶穿了个极其细小的破洞，探入了神殿的屋内！

“这王八蛋！”许地惊怒交加，以目光粗略丈量了一番，喝道，“这个位置……殿内储存的是酒坛！他……他竟然从树上把竹竿插到了殿内，不消说，不消说，那头绝对把酒坛的泥封给刺破了……嘿，我敢打赌，他这竹竿还是中空的你信不信？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白苗难以置信，“他竟然趴在树上把竹竿当作吸管？就这样偷酒喝？”

“当然！否则他怎会在树枝上醉得一塌糊涂？”许地越说越怒。

见艾桑一直“少丘，少丘”呼唤个不停，那“小王八蛋”却是醉梦正酣，梦中兀自一脸满足的笑容，还舒畅地张开嘴巴打了个呵欠。许地恨恨地道：“偷酒喝竟然瞒着老子！我让你喝！”

他“砰”的一脚踹在了树枝上。

嗖——那树枝剧烈地动荡了起来，正趴在树枝上睡觉的少年身子陡然一侧。艾桑吓了一跳，骇然望着，紧紧捂住了嘴巴。

少年的身子一歪，陡然从梦中惊醒，蒙眬中觉察到了危机，双臂一抱，却没能抱紧，嗖的一声便直挺挺地摔了下去。

“啊！”他大叫一声，半空中身子一仰，陡然看到了艾桑等人，仿佛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“轰！”身子已然从十丈高的空中砸在了巫覡神殿的屋顶，一声沉闷的巨响。屋顶吃不住如此大的力道，轰然破裂，竟然被砸出了一个洞，少丘那瘦小的身子嗖的没入神殿之中。

众人呆呆地望着，便连许地也傻了，瞬息之后，神殿内传来沉闷的巨响，伴随着哗啦啦的陶器碎裂声……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诸神显圣了么？”

正在祭祀的族人纷纷惊诧地抬头，却愕然望见神殿顶端的大榕树上，赫然站着三个不知所措的少年。

空桑之林外，密密麻麻的桑树林中间夹杂着漆树和低矮的灌木，在空桑山的坡岭上缓缓铺了上去。

十多个少年聚集在林外的海滩边缘，正在交头接耳地议论。

“艾桑怎么还不来？”

“白苗和许地俩小子都去了这么久了，还没找到艾桑么？”

“她明明知道今天是老大成人礼的日子，这是故意给老大难堪！”

“不要说了。”桑冥羽淡淡地摆了摆手，止住了众人的议论。

这个十六岁的少年体格粗大，比同龄人高出一头，但身体却无比匀称，长相英俊威武，面庞仿佛刀劈斧雕一般，棱角分明。强悍而又文雅，充满动感却又彬彬有礼，也怪不得年仅十六岁便成了岛上的少年王。

他身着灰色的棕线衣袍，胸口和两肋裹着两张皮甲，护住了要害。手中提着木柄骨质尖刃的长矛，背上插着弓箭，腰中还配着两把白森森的鱼骨刃，可谓是全副武装。

这种鱼骨刃乃是海中一种名叫蒲夷之鱼的怪鱼肋骨所制，长度一尺到三尺不等。将鱼骨从蒲夷之鱼的肋部拆下来后，其弧度自然弯曲，经过秘法炮制，磨砺出锋刃，再装上手柄，制成鱼骨刃，尖锐锋利，力量大的人全力刺出，可洞穿半尺厚的木板。

桑冥羽就要靠它来猎杀空桑岛上最狂猛的凶兽——豪彘。

他挺起骨矛，屈指一弹森冷的矛尖，慢慢道：“我这便去了，若是今生无法回来，告诉艾桑，我等不到她了。也告诉少丘，定要好好照顾她。”

他哈哈一笑，决然转身，长矛往肩上一搭，大步走进凶险莫测的空桑之林，边走边放声大笑：“提长矛兮杀豪彘，饮冰雪兮卧寒石……”

少年们静默而望。

起风了，枝叶乱舞，长发飘飞，那孤独的身影义无反顾地消逝在了幽暗的林中。

“下来！”巫谢怒视着白苗他们，缓缓摘下青铜面具，大吼一声，面部扭曲得让人心悸。其实巫谢作为一个女人而言，长相非但不丑，反而漂亮绝伦。她究竟有多少岁，艾桑等人也不知道，其他的族人也不清楚，仿佛少年们从记事时候起，巫谢就是三十岁左右的相貌。这么多年她居然没有丝毫变化，仍然青春靓丽，漂亮得让女人绝望，让男人窒息。

可是此时，极度的愤怒却让她双目喷火，白皙的脸上涌满了红气，一如地震前夕火红的天空。

这时候，巫谢也看到神殿房顶冒出的烟尘，她神情一愕，飞身掠进殿内，随即大殿内响起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，片刻之后，巫谢又奔了出来，手中却提着一个少年，浑身湿淋淋的，满是酒气，额头仿佛跌破了，一片鲜红。

“扑通”一声，巫谢扬手把那少年扔在了神殿前的空地上，转头冷冷地道：“你们三个，下来！”

艾桑三人浑身颤抖，在榕树上呆呆地站了半晌，才慌乱地往下爬。许地黧黑的脸上满是冷汗，手心中都汗涔涔的，一不小心，从数丈高的树上直挺挺地摔到了地上。

这时候，广场上的族人才反应了过来，中间就有艾桑之父——空桑君艾融危。艾融危一身青袍，脸膛方正，胡须刚硬，乃是空桑部落第一勇士。他从地上爬起身，避开阳光，朝树上瞅了瞅，不禁呆住了：“艾桑？你……你怎么爬到树上了？”

然后又瞅了瞅地上的少年，却见他浑身尘土，滚了一身酒水，满身泥泞，简直成了一只泥猴。这少年许是醉得太厉害了，从那么高的空中摔下来，又被巫谢扔到了庭院中，居然仍旧酣睡不起，鼓着嘴巴呼哧呼哧睡得正香，在众人呆滞的目光下，兀自咂巴咂巴嘴，仿佛正在品味美酒。

“这……这不是少丘么？”艾融危弯下腰看了看，不禁一愣。

“少丘？”人群中挤出来一名老者和一名老妇人，颤巍巍的，却是少丘父和少丘母。二老一到近前，就闻到了扑鼻的酒味，不禁有些纳闷：

“他怎么从神殿顶上摔下来了？从哪里喝这么多酒？”

“哼！你问他！”巫谢把手中不知何时拎着的一根长长的竹竿，掷在了地上，冷冷道，“他用这竹竿把神殿顶捅了个窟窿，把一头插进酒坛中，躲在树枝上偷酒喝！”

“啊！”二老顿时面面相觑，作声不得。

此时，三个被看作同谋犯的倒霉蛋也灰溜溜地走了过来，一个个垂着头一言不发。许地斜着眼睛瞅瞅那根竹竿，刚想说话，艾桑狠狠掐了他一把，许地一咧嘴，没敢作声。白苗更是站得笔直，一脸愧疚之色。

“少丘！”少丘父气得火冒三丈，拎起那根竹竿朝着少丘身上乱敲。

少丘呼哧呼哧睡得正香，脑门上砰地挨了一下，他张嘴打了个哈欠，揉了揉脑门，喃喃道：“笨鸟，又来啄我……”翻了个身，屁股撅起来，双手抱住脑袋，继续睡觉。

众人看得又愤怒又好笑，便连巫谢也忍俊不禁。少丘父瞥了瞥巫谢，一脸惶恐，更加生气，抡起竹竿朝儿子撅起的屁股上啪啪啪地连抽了七八下，不过却是扑扑有声，仿佛不是打在肉上。老人不禁诧异地停了下来。

艾融危哼了一声：“莫打了。偷盗圣酒，砸毁神殿，扰乱祭祀，打几下便算了么？”

他大步上前，提着少丘的衣领给拎了起来，右手平放在少丘脑门上，微微一用力，掌心冒出一股青蒙蒙的雾气，丝丝缕缕地钻进了少丘的脑袋。说来也奇，少丘猛地一激灵，顿时瞪大了眼睛。

这少年也就是十六七岁的模样，人长得颇瘦，面容却无比清秀，两颗大大的眼睛黑得仿佛无边的暗夜，极为灵活，浑身透出一股天真、洒脱的